

朱子語類

十之三 學

讀書持守力行

□ 13
2939
5



13
2939
5



朱子語類卷第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乃學者第一事

讀書已是第一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

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

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

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未

至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

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去五味酒



方得聖人說底是它曾經歷過來佐

學問无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方謙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小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椿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何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淳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它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賀孫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從周

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它第二重個讀書須是看着它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

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植

文字太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
于輕浮不沈着痛快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个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
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傑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

後有補杞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

方始是從周

關了門閉了戶把断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備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

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

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

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

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

看刀劍在後一般於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

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

了方看後板

看文字須要入在裡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

只畧畧地看過功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

言類
下也時舉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
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
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煎滾然
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人傑

須是一捧一條痕一捆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
忽客落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
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發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
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法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
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
箇何處做賊賜

看文字當如高賊大船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
纒雜小港便着淺了齊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個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
先責效纒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
一餅子不散今日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
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淳

讀書放寬着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
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閑換字方得只

語類
卷十

說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美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
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
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
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使用下工
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個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着工夫無
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會看過底文字也
未看何况其他個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嘗以為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
毋巧寧近毋遠方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

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時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

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太多記不得者只為

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

是二百字太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

之士今宜看十分之一寬着期限緊着課程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
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
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

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讀書不要貪多向見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無推尋處其後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讀書之法可見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得諸書從容看由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子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子便可拽滿已力欺得它過今學者不計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道夫不可都要滾去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吃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滾去都要了

讀書只看一个册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

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蘇
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裡心已在後面緣看到這裡便欲舍
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頓戀始不欲
去方會認得至

其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賀孫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日須逐段子細玩味反未覆去或一
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
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了却見頭頭道
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
省却自有一个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
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其書一
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檀

如分曉故其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亦須是
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法令人都
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覆
只要去看明白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
味反覆始得用加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須是心曉當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
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
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甘是辛
始為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菓株株而

灌之少間，灌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
 長。不善灌者，性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入
 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
 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
 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夫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
 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
 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卓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鵲突都
 只見成一片魚涿涿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
 今日看了明白，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
 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个字都有一個大縫罅。今常
 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

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
 然，自然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賀孫

讀書須是專心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句，且理
 會這一句，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
 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
 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
 精專，不走了這心。

其始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言人讀書不專，
 而貪多，廣閱之弊。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

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履孫

為人自是為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曉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盡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力行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壽昌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又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佐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

于學者善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
都草草看了一二件看得精其它亦易看山谷帖說讀書
法甚好淳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
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
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兩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
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尚
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
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個
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須讀
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

長太嚼本咽終不知味也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
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
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熟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
須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
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主
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當思之
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
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
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躑躅不安一似倩
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
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水遠不忘其舊若記

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菴
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
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
亦須看如此讀只是它讀時便只要摸寫它言語做
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裡得來是知
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
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着只是口
裡讀心裡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云今緣文字
印本多人不着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
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
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
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着一介之士如何置
書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
若成則載之兼兩背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
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
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孰背得方得至於講誦
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
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見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
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
書苟簡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滾作一
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故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
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自次第都恁地歷
歷落落自家肚裡方好方子
放下書冊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升卿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它只是做文字
尚如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
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方子不曾看也似看了方子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尤妙過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亦須子細每日可看
三四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
都在那上也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看
力子細看功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得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
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
有着落道夫
某自潭州來其它盡不曾說得只不佳地說得一个教人
子細讀書節
讀書不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
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
易得有忽畧之意不可不戒賀孫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

讀書自有个捷徑法便是誤入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教重物色包裹在裡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白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

心大氣不得廣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

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揚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復孫

今人讀書看求到這裡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裡便欲捨

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

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

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裡面逐一看

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

記得方是講筵亦云氣象匆匆常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

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

讀書着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李札

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方子

讀書須看此文勢語脉也

看文字要便得有得

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

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

知得它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

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義圖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它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耶

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喫若不愛喫勉強一盞便休泳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

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表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按表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此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

知入涉百領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以能求為兩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其述文物之類亦如之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方子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了印第二了只與第一了印一般又印第三了只與第二了印一般推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

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
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楊老莊列子等書它便將諸書劃
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
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一許多書
斯為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
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略
理會得又如讀得聖制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制
經者乃是諸書節畧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
成要覓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
降一書云御製聖制經令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
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
使叔沮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

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黜在都中因
會在梁師成手裡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甚整齊師成
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
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點書冊
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
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夫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麼
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
耳賈孫

近日真个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
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纔討
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個將來
使雖是朝廷甚廢大典也胡亂信手檢合出來使不

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仁居之兄它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矣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逐

卷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玩索自見道理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个影象大槩路脉如此若邊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盡

語類卷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慶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其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

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
 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隔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人心不在軀殼裡，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擊空說，
 元與他不相似。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
 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
 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昏昏去，看所以不仔細。故學者且於
 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裡，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

不明者也。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
 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
 遺。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明，
 只畧畧如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辭。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
 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伯明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有個法，只是剝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
 放下，待它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

何解處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在這一段裡面更不問外面有何
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
何却說惻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
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
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知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
意思靜了却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
紛擾雜亂心去看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淨
卷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決泐然後去看書
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
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文也讀

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
學受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
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閑不可貪多又
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
奈何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
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
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
這道理便死了時藝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以
頃養精神又來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

錄云無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義。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裡。人只是一个小心。故本須存得在這裡。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賜。李札錄云問伊川見人靜坐如處。又云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提醒。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下事物。亦自有脈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學者讀書須要欽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省作。蘇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回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

底也當看飛

讀書須是虚心切已。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看文字須是虚心。莫先立已意。少刻都錯了。又曰虚心切已。虚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裡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聖賢言語當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住便嚼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

凡看書須虚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不知事蓋既不得平
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學養究索之功一舉
而兩得之也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

無思量處得款伸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求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
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如此兩
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
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
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
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

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
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
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
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
時候也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
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
意中來終無進益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
如詳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
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貫失
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孫黃

或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
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
譬如人欲知一个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隨來
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
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夫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峭
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

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沈潛反覆將文自會曉得去
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已見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上一體察須是曉然無
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
少為足則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
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自
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厚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
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
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談

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
吞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
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
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說，將來
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得那人，別人不識，須因
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寓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
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就書冊上理
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
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
智，須是着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
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

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出
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不覺處
有不悟處，這个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
何益？賈孫

學須做自家底着，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
弟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淳
讀書之法，有本本大原處，有大綱大自處，又有逐事上理
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雜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升坤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
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
有一種，則一句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

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个當而所謂
統要者自在其中矣履孫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
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白之看所以為他
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說言語上理
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桌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
弦亦不可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
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
彼田地爾方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思便行豈
可又安排停待而後下手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片紙
上道理行之可也 履孫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
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
事即此理可學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不得底便道真理會
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
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
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海
崇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
身記之 壽昌

讀書推類及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
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
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
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良所謂
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
在平易處璣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枉了思量
只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
然非是緊要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泮
看文字不可相妨須各自逐一着地頭看他指意若牽牽
着則件件相礙矣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相牽合
讀書要周遍平正欒孫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
礙方有進益又云其解語孟訓話皆存學者觀書不可
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它
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
而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
求放心也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
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掬硬去鑿不可先立說牽古
人意來湊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逆詐是那人不
曾詐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不
肯不信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
已詐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是分明見其才耳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
 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總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
 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
 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
 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
 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
 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
 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
 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
 所不有入傑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
 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
 了却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
 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
 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場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沈潛玩
 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

何可要謙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

夫道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根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

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着反為所

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

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本槩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

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

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

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以說其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

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

他自來相尋管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是新意如去了濁

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

看之 伯明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它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

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

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

語類

卷十一

好較量今若先去尋不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
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
成教樣所以便看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
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
看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

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

自然通以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源是蓄之

極則通蓄○人傑錄云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

得者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

進道夫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

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已說之可疑試以詰

難古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

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畧過題一行不看題

目却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看一冊文字

看以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看三四冊書看一

冊厭又看一冊以是甚功夫也方

因愈出文字偶失愈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

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為寫下覆之無差蓋

其人忠寔又專上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

往往只靠著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着總是字某讀

着總是禪為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長壽直

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

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如何行菩薩行

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

經通熟他書亦易看閑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个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

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 孟都

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

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个甚麼要作何用

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明作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

易曉敬仲

讀書只就一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

有个陰陽詩有个邪正書有个治亂皆是一路徑可

見別無崎嶇寓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

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裡面着一點私

意不得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

許多道理

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裡自家須自去體認始

得質孫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
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
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
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自自有次序不
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
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
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
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
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學者只是要說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發看時發玩味時發

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
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
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
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
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皆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心先已散漫了如何
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
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
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一字如以則專一而功可
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
其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
更無他法備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
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細繹
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
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
過只一二日可了若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
多看數段或一二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
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
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
前聖之說皆不可入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焉
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
場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

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不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
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
紙邪個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
拿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
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本經是三
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
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
學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
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

地顛倒沒頭放處如喫物事担似將其廢雜物事
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攪腸挂肚沒奈何他質
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

通矣人傑

經首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〇〇下雜論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橫渠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

委之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動若睡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真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

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習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比在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握處知得以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

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明作。以下論着注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以學者之本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要勦斷他說便以已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

字與其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一个意去看它底莫要才領畧些大意不耐煩便休了祖道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洋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閑暇為甚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个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文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其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以一段後先生親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替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較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敬仲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掃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掃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蒙經之有解所以通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

且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以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个字在方好大雅

句心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若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

寫出此言句心即

且尋句內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

論語學不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

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

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

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
思也附大雅以下

讀咏

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
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咏

隨文解義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使有不通而課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舉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於晦以今日談經之太患也孟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
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
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惟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解得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當理會大義今觀其說出底言

解經若於舊說一向入情它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朱志了書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

作字所貴者資便像較屬乎去道遠而蓋此理醜厚非便像較屬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七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沈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此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論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它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廣論編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

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峻崎看治亂如此成則如此與治同道用不與與亂同事用不亡知得次第如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祇是讀得粗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

後觀史則如明鑑在以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個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也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節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
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个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
恐可記得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知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
事多貫穿紀裡也有傳裡也有表裡也有志裡也有通
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饒廷老更無餘跡
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
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
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
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
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它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問

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
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灌洽便記得起通鑑
則一處說便休真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
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
為專為繪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曰儘有
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
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爾曰誠是怕但如周
王不分封也無个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
凡觀書史只有个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壽昌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

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太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兩只如此看它已得太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

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

甘露事亦然賀孫

問芝史書記得較否對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它那資性真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

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才記不起無緣會得淡洽云正緣是不淡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讀史書節自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遺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踴着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十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

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揚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此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林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公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裡心靜須看得較透淳錄云那裡靜長進處只是歸來其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道死不及一叩之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我剛曰前輩也多是在

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我剛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為後人書寫或印痕，內容難以辨認。

重錄朱子語類卷十二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夫公問：「如何？」

古人言：「志師心君道。」心有主張，始得升卿。

心若不在，身便無所主宰。如道：「纔出門，便千岐萬徹。」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得事成，如何做？

人只下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教，手裡尚便事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

得磁

只外面有此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

曰只此心亦向外便走了端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廣

今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心

志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

身不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

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升卿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

巖和尚每自問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今時學者却不知此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

方知恰如睡睡自喚醒喚之不巳終會醒其看來大

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

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

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

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

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
只是喚醒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敬仲
須是猛省

人不自知其病若是未嘗夫體察謹省也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始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
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
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試定精神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
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

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裡似擔百十斤擔相
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裡便已有了八九分了却看道
理有牽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
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
便只在坐上賀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恣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裡面
意思如佛家說只於才上都看得見才高須着實用工
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
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
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

其所以常道也。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沒人。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會有个頓放
 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
 自於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須是較義理心重於物欲
 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
 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
 宰。縱說得亦何益。錄

今於自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裡截然。這便是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
 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
 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若無是理。只

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裡。便須有个真心發見從此便去
 窮理敬仲

太際人只要求个放心。日夕常照管。今在力量既充自然
 應接從容。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未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
 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
 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
 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
 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
 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物。只爭毫髮地。兩
 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
 拾。公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言類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
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
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
敵若能常自省察諒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
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
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
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
有着力處太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
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
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
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

夫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
後世學者不夫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
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
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君陰用事則
萬物彫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
使當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來界處攔截分曉勿
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
成熟謹

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
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
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

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張處便持着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錄云非是活孔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

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賜錄作只存心

之法季札賜同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裡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微

甚其麻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

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

玩索季札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

身在此對客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必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丁个則在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祖道

平白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

益精明平白養得根本固善若平白不曾養得臨事時

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裡積將去若要去討平白涵養幾

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皆是個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只是

心虛靜久則自明士毅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韓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丁動一靜無時不養個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內說存卷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

矣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

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質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得一

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

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決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

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

游涵泳以達於道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

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

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

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之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

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它自出來行兩兩看它既喚做

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

定此人曾學禪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了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

地虛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開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
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
底是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

學可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
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
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
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

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
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物方能湛然純一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裡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

子薦恭而天下平論語

堯是初頭出治第十個聖人尚書堯典是第十篇典籍說

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十一个字如今看聖賢千言
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

言發
卷十二
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不無大常合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十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涵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涵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白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人明底物事

在這裡把个敬字抵敵常常存个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未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殊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个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至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惟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少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個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個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正一，浩然思之，不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

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者，還今日作明日，較放下了，又收起來。後時得見，教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不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曰：踐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它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正是持敬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闕聚，如說出門如見太實，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具。到程子始闕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

元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
純一不怠地放縱便是敬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太賓如承
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夔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薦敬敬以真內
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
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到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得去若論為學則自
有一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
一個敬字收斂个身心放在模厘子裡面不走作了然後

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
者要於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

之意熙則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
訓明字

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

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
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

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唯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

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
說入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

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下心上求功遂覺繁隆不快活不若眼下手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个敬人才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一夔孫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敬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驥而令只是理會個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月

之効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裡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裡了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个根本底卓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濼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蓋卿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須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

外精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

敬則萬理具在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烈

敬勝百邪泳

只敬則心便一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不欲懲窒消治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

一分不着力處方

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寬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

此心起常常會怠地雖有此故僻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敬不是只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比心在這裡孫

敬非是塊然不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

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

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砥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敬只是個畏字壽

敬無許多事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
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夫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升卿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
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
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
慮則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
容肅皆敬之目也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个敬字做个好物事樣塞放懷裡只
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可學

或問持敬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
思量要得个直截道理元來都無它法只是習得熟
熟則自久錄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須自責如為仁由己
作與輟都不于別人事須是自家肯敬人問如此時須
是勉強曰然去偽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接應事物何如曰不然

伯靜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

成須去求个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

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

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

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

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

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裡面有事時敬在

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

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裡若厭苦賓客而為

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

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

一句是緊要處個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

感與未感平由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

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克之皆不難乎為矣造

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

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

與萬物並流則如昧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

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

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直卿 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入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个便是難個。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空去偽。誠敬真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帶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真却全不去做，真欲

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漑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歲，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個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嘗能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

出於心如念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
 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
 掣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
 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
 是眼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眼目時已是生
 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
 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
 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
 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
 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事最難曰慮
 不省察兩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
 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
 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入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
 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
 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
 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
 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
 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謂然如春則為仁肅
 然似秋則為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為

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次日陳一之求先生

則在致知正心為觀省之益曰持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頹不知當如何曰這本

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个要把捉

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

是教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

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

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

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教便在這裡賀孫

教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

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節

上煞欠關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

不精銳味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

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它常在裡面好如世上一等

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

辨其是非則不活若孰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

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淨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從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教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介
是非不成只管散去教義不是而事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愛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是其間物來能應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

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

半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個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

來也有个安頓處譬如入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
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裡面也無个

着落處上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

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

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

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

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

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于學詩

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

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

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个基址得此心光明有个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教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淨養時正要體察思經道理只此便是淨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邪邪思長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

則見其倚于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非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個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然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拍棄了口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个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九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以段徐居甫錄說以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誦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以推去只管恁地做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以一字便有氣力

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當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周
 靜便定發便透義剛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不禽則不歸真遂可個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文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人身只有個動靜二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然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騷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以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嗑。吸着。嗑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嗑。亦必擁滯着。不得嗑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个。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砥。

古人惟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今隨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亦言主靜。點着。便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感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以靜應動。湖動靜相涵。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兩方謂冲漠無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也。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致。公平。靜不可無應者。動處亦是仁。定者是義。亦是各正性命。所謂貞也。如木開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來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是一个天地。本實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豈能知之者矣。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其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靜者邪夫彼異端說虛無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問心存時也和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个無揀擇底心道心是个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个無揀擇底心存時已無本段不是處了胡泳要得坐忘便坐馳道夫靜坐久時或不能思起去又開了不暇思德明與好諧一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方語類卷十三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十三

學七

力行

學知之傳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在道

下章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又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能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然沈地過則又不可升鄉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

語類卷十三

子皆是敬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
汲汲夫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時只隨自家分量
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
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
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答其
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為學就其偏處着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
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一
須在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待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
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
體察自去深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思索某
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個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
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底
面一截人傑
放教脚下實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點平聲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

語類

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
會得升脚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
左逼右逼相待一齊到不得寄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
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義利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
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

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
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椿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此手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
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天理人欲我微之間精靈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視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

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

美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精靈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遠邊功夫多

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精靈

八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
 進退之理九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
 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
 初學則要牢釘定脚與它推推得一步去則逐旋推將
 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白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
 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
 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
 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
 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已
 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學者須是萬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

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有志
 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別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
 此短彼必長壽昌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
 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
 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謹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
 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
 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
 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
 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閑祖
 義理身心所自有矣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

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
淨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
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摧脫出來

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个
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
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
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
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行
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
去殺奪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底分明
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
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
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
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
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
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
處只是天理之公今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友
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
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微細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
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

敬不是閉眼默坐，更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備身以後，節節當要惺覺執持。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濶，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太壇

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義剛

人貴，剖判心卜，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蔽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當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治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入安其所，不慮不安，豈可以安為義也。升知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
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直御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已工夫
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是就這本子
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間義利之分臨事如
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識至此且據
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数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
少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壽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

便私個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剔脫分明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節
九事只去着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
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
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普說不
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入須知此事不
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須知其
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
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

方其見善，故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翳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
者，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
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
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
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
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
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
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
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釋，試今讀書，
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

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
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謹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
被我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
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
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
可摸得入手。備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兩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着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懈，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
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
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

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誤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
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亦便是不善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
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彜之
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
惡之然好惡乃是私也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係人倫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
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
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

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
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在才一日
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踏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
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
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
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
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
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
上帝蓋取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
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間同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
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
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
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
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
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
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
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箇道理如老佛窺見
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
象王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
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
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備錄此
否云須

一與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
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
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熱則扇而飲耕田而食作為未
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備錄此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
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
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能德地堯所以修此道而
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
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直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
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是得此道理於己不
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
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

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
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
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它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
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
何是道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為
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
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聖人不知己是聖人振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
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

舉天下之事莫不着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
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
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
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
會取其有未盡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
遂只如常事做將去端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
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半間搖扇者曰人熱
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怜愛敬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
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敬其如何

則如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
來自有這樣子以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
人子止於孝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累重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
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嘗莊僖之際
也得商季文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
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
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
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
邊聖人所以一日一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

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末喪節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婦人
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間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
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
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
得首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
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孫賀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
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
誅兮天主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
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

語方說得文王心也。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太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也。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苟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詔自傷，傳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談之，當時

詎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這語，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升卿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卓

斐卿問安卿問，曰：以孝氣推說君臣，豈真不洩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而實，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專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豕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箇要緊而不

知朋友亦不可開黃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王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歎絕則傷怨不與之絕則又以

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

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須

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

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厚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別與君父等

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

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

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卓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

其所在而致死馬曹云如在君左則為君死在父旁則

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賈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依

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

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

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

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憫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

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盛輿用其子與問人子路

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木

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

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窮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
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衰不可復
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
變乎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
賈等而上之不知其或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
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廢夫職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
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此於人為則各司其
職以辨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大雅○以下雜論處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

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

事文孫

事無非學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
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
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
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
暗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觀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
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觀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
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稱一齊擔
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湏從十自所視
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龜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龜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總理會于已甚事升脚

多是更求深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果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文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聖賢教人做底必是人有不關處戒又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祖道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來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生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

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

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啟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

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壽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

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
事事用此一方向至至於枉尋直定而利亦可為歟是
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措面曰學者若得
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
先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先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
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
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
甚事只是請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
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因論入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

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
都看巧去了揚

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
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
奮只會困倒了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
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
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去為
今人本抵牾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
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
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
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職便欲交與君也敢變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夫是如何曰人生得百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入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

動發出來這箇物事承接得在耳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稟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素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素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涇涑自然臨事

有別處季礼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

所因論德行及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解

事至於通當便是為楊丞通若云陸子靜門人其人常畏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羸江西人大抵用心麓祖道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誤宜用浙本後來觀之不如用建本

謂浙俗好作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命避豈可不避如瓜由不納履李下不整

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皆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

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

喪父長子不娶一旬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

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

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

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入道如何這却是

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

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

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

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

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

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敬

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

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

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執小其待人接物曾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學蘊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

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假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稍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升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潔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後志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咬

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淨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間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貪生畏死一至於此可奇

以小惠相濡未覺見氣象不好方

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魯
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為子
須孝為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
必同只是有理在可事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方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處
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淨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
有不由那此子說不要區處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
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
可常存存曾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

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
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於我何
所預且管自家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它好處與不好處好
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其有甚無所
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
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熹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問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
有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問所做底事却
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

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論科舉之崇賀孫以下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賀孫

倒是誰做可惜舉業壞了賀孫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它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賀孫

着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尔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益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尔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

用則安矣又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入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明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体已立矣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自上合說廉義是題自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此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求公今赴科舉

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

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所答不然，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況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若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功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令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伯羽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
了一着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
輕自脩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
今疑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
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
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員廉恥
犯條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
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
壞到這裏可畏其都為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匹閑事如人人絕說不赴舉便把做撒

天底大事其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
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

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如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

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崇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
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

了志則更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
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答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

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
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
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東狄之
間哉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
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閑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
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
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微亦
不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

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
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
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
治方可伯羽

且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
應舉亦當好與它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
橫置胸中却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際括自家
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舉業
諱兄問作時文曰畧用體式而際括以至理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
 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
 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啡父之命如此則兩
 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
 相妨一句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
 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
 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向來做時文只麤踈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
 魄近自時文屈曲纖巧少刻陣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
 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令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慮祿
 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

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
 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
 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
 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
 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之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
 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鼓相似曰不然
 從子鼓更無說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人須辨得去此身於人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
 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
 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
 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
 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
 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
 人看是是大事

語類卷十三終

